

# 福州土白“叭”问句的来龙去脉

陈 泽 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提要** 十九世纪的福州土白中有一种“叭”问句,本文试探讨其来历以及消失的原因,并讨论一百多年来福州话正反问句的演变。

**关键词** 福州话 疑问句 演变

## 壹 引言

本文把 19 世纪传教士留下的福州方言语料称为“福州土白”或“简称“土白”,以区别于今福州方言。主要使用的资料是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中文译名《榕腔初学撮要》(以下简称《撮要》)。该书于清同治十年(1871)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32 开本共 256 页。作者 C. C. Baldwin 牧师也是《福州方言拼音字典》(*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的主要作者。

《撮要》共分七章。第一章的内容分语音、语法两个部分。语法部分介绍词类,分冠词、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叹词、语气词九类,末了还有一个关于兼类词的简单说明。作者其实是用英语的词类来套福州话,罗列跟英语各类词对当的成分。“动词”一节还介绍了时、体、态、式等范畴的表达方式。第二章介绍 phrase, 内容很杂。每一小节列举十来个句型相似或内容相关的短句子,只提供英文翻译,不做解释说明。第三章“商业”,罗列商业词汇,包括货物名称,商业活动的行业语和商业场景中的简短的对话。第四章以后主要是各类词语的汇集和中英文对照词表,与本文论题无关。本文主要从前三章的语法条目举例和场景对话中收集相关的例句。

土白资料中多数句子跟今天的福州话一样,这证实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语言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变化,但这相同的部分不是我们的主要兴趣所在。研究这些资料的主要目的是观察从那时到现在福州话发生了哪些变化,因此我们主要寻找跟今天福州话不一样的语句。本文讨论一种今福州话中不存在的是非问句,以及相关的正反问句的句式变化。土白资料中“有”写作“务”,“无”作“毛”,“会”作“鞋”,“媿”作“卖”。本文按照今福州方言资料的习惯予以替换。

## 贰 疑问语气词“叭”

《撮要》中有这样一些是非疑问句的例子:

①汝甘愿叭?	34	Are you willing?	你愿意吗?	汝会甘愿媿?
②今去叭?	44	now shall we go?	现在去吗?	今有去无?
③会是叭?	44	is it perhaps so?	可能吗?	有可能无?
④好叭?	44	will it do (so)?	好吗?	会好媿?
⑤伊去嘍叭?	44	has he yet gone?	他去了吗?	伊去未?

⑥ 只长火缓去啰叭? 89 Has the fire diminished now? 现在火势缓了吗? 只长火缓咯未?

例句后是《撮要》的页码和原作者配的英文翻译,后两项分别是笔者加上的普通话翻译和今福州话的说法。请注意,这些问句翻译成普通话都是“吗”问句,今福州话一般都用正反问的形式。

根据注音,“叭”的语音形式是 pá[pe],声调在阴平、阳平之间不确定。关于其语法意义,作者认为是“about equivalent to ‘or not’ or ‘or not yet’ in a full translation of the sentence.”很明显,这就是是非问句的句末语气词,是北京话“吗”的对应成分。

《撮要》中出现的另一个是非问句语气词是“么”：“often used in books and analogous to 叭”,说明这是一个书面语成分,相当于“叭”。“么”的语音形式是[mo],显然是从官话音折合而来的。《福州土白新约全书》<sup>①</sup>中是非疑问句的语气词一般都写作“么”,但我们也找到了几个可能是由于失校而残留下来的“叭”的用例(括号内是圣经章句的编码和该句的普通话直译):

⑦ 故此汝挪七怀是将样想郑叭?(马可 12-24 因此你难道不是这样想错了吗)

⑧ 汝来灭我叭?(路加 4-34 你来灭我的吗)

⑨ 像拿大贼一样叭?(路加 22-52 像捉拿大贼一样吗)

当代福州话里没有这样一个疑问语气词。不仅没有“叭”的踪影,“么”也从来不出现在口语中。或者说,今福州话里根本没有这种是非问句。

那么,会不会是传教士留下的土白资料不可靠?我们在利用洋人编写的土白资料做研究,应该时时警惕这种可能性。毕竟外国传教士不具备本地发音人(native speaker)的资格,他们学习、使用、研究汉语方言的目的和方法都和我们不尽相同。我们发现《福州土白新约全书》的语言有直译英语的痕迹,也有从官话书面语中借用的成分,还有按照不完整的规则生硬“造句”的情况。但是,在“叭”问句这个具体问题上,不可能是英语的直译;也不会是官话书面语的借用,因为如果借用官话,这个语气词可以直接写作“么”,不必另外造一个“叭”字。何况“叭”还有一个确切的语音形式。

根据我们的经验,传教士从不会自创方块字。他们的方言用字虽不讲究词源,但一定有民间基础,否则就违背了用方言编写宗教宣传资料的用意。果然,我们在一些民国初年出版的福州评话本<sup>②</sup>中也发现了“叭”问句的几个例子。例如(括号内是篇名和页码):

⑩ 屋外开声就问吓,秀才,汝家中这样大富的,有稀奇宝贝叭?(摄魂瓶 2)

⑪ 汝还不招叭?——喂,爷爷吓,果然是冤枉呵!(摄魂瓶 3)

⑫ 相公,银换好未?换了共奴齐去看西湖好叭?(康华瑞 6)

福州评话是最大众化的民间曲艺形式,“叭”字句出现在最口语化的人物对白中,说明这种句子确实是当时的口语成分。

① 《福州土白新约全书》汉字版因扉页丢失,无法确认其出版年代。据世界圣书组织网站的资料,福州方言的新约全书译本在 1856 年初版,新旧约全书的译本在 1884 年初版。

②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函 20 册福州评话本。长 15 厘米,宽 9 厘米,封面有简单的花鸟山水图画,分别属有“上海书局石印”“益闻书局发行”“集新堂总批发处”等字样。每册是“一本”评话,四五十页。正文的字约今天的 6 号字大小,纵行。每页约 720 字。由于没有版权页,不知确切地出版日期,估计是民国初年的印刷品。但前此应该有手抄的传本。

那么,“叭”是从哪儿来的呢?着眼于“叭”的声母形式,我们认为,“叭”有可能来自中古“VP-Neg”句式的句末否定词“不”或“否”。正反疑问句的句末否定词经过重新分析,演变成是非疑问句的语气词,这是汉语语法史的通例。关于“么”(吗)的来源,学者们有了相当一致的意见,认为来自唐代的句末否定词“无”,五代以后虚化为疑问语气词,也写作“摩、磨、麼”(王力 1980;吴福祥 1996;余光中、植田均 1999)。福州话没有鼻音声母塞音化的历史演变规律,按共时的声母类化规律,弱读音节的声母可以从塞音变为鼻音(如果跟在阳声韵字后面),却不会从鼻音变为塞音。由于有了土白资料的标音,我们知道了这个语气词的语音形式是[pe]。根据声母,可以断定它的来源与官话的“么”(吗)不同。

据刘子瑜(1994),敦煌变文中“VP-Neg”的句子绝大多数是“不、否”字句,占总数的 88%。吴福祥(1996)对敦煌变文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吴先生还明确指出,在这种句式里,“不”“否”可能是同一词项的不同写法。可见在敦煌变文的基础方言中,出现在疑问句末的否定词主要是“不/否”系列的。

刘子瑜(1994)认为,敦煌变文的“VP-Neg”句只有“无”字句的后代进一步演变成是非问句,而“否”、“不”的用法已被淘汰。“大概是由于‘否’、‘不’的否定意义太强,……使得它们无法超出正反选择问句的范围自由发展”。这个意见显得有些主观,对现代语言事实的观察恐怕仅限于普通话,没有照顾到吴语等现代方言以及十九世纪的福州土白。吴语的是非问语气词“哦”(上海话[va])一般都认为来源于“否”。潘悟云(2002)证明吴语的“否”其实就是“方久切”的“不”字。如果是这样,福州土白的“叭”就与吴语的“哦”有了密切的关系。这个联系有助于解释“叭”的韵母形式。

宋代以后,从“无”变来的官话语气词“么”通过通俗小说、话本、唱本等书面载体传播到福州,但一直没有成为口语成分。“么”字和“叭”之间成了训读关系。

那么,既然“叭”问句确实存在于十九世纪的福州方言口语中,进入 20 世纪后,它怎么又消失了呢?

### 叁 正反双项选择问句以及选择标记“吓”

这里要插入讨论疑问句的分类问题。我们认为,正反问句跟选择问句关系密切,正反问句也是要求对方作出选择。当问句提供的选择项只有两个,并且正相对立时,就构成了正反问句。例如普通话:

- |                |         |
|----------------|---------|
| a 乘船、乘火车还是乘飞机? | 选择问     |
| b 乘火车还是乘飞机?    | 选择问     |
| c 乘飞机还是不乘飞机?   | 选择问—正反问 |
| d 乘飞机还是不乘?     | 选择问—正反问 |
| e 乘飞机不乘?       | 正反问     |
| f 乘飞机不?        | 正反问     |

a 和 b 是典型的选择问,e 和 f 是典型的正反问,c 和 d 是两类问句的中间形式,既有选择问的标记“还是”,又只有正反两种选择,暂且称为“正反双项选择问句”。

《撮要》中仅有的两个典型的选择问例子是:

- ⑬ 单倒吓来回? 72 Are we to go one way only, or to go and return? 单程还是双程  
 ⑭ 趁路去吓趁船去呢? 74 Will you go by road or by boat? 从陆路去还是从水路去呢

今福州话的选择问句还是可以这么说。两个选择项中间要加上一个“吓”,从结构上说,这

个“吓”是连词而不是语气词,因为语气词一般总是出现在停顿之前,而出现在这里的“吓”后面不允许停顿。“吓”连接两个选择项,是选择关系的标记。

今福州话以“有、无”构成的正反疑问句有两种格式(陈泽平 1998):

- A 式      有书无?              有看见无?  
B 式      有无书?              有无看见?

土白资料中没有见到这两种今福州话用得最频繁的正反问句,只有与 A 式相似一种“正反双项选择问”句式。即在 A 式句末的“无”前面要插入一个表示选择关系的“吓”,例如:

- ⑮有将换吓无? 43 Is it so or not?  
⑯今日仓前有其去吓无? 53 Is there any one going to Ch'ong seng today?  
⑰有看见吓无? 57 Have you seen it?  
⑱有吓无? 68 Is there any?  
⑲今日有里城吓无? 72 Are you going to the city today?  
⑳有回批吓无? 81 will (they) return an answer (by me)?  
㉑今日有闲吓无? 86 Have you leisure today?

用今福州话来说,这些句子一概没有插在否定词前表示选择关系的“吓”。

“会、𪗇”是福州话中另一对“肯定/否定”平行相对的助动词。“会”的本字是“解”,“𪗇”是“无解”或“未解”的合音。使用“会、𪗇”的正反问句在土白中也夹一个“吓”,例如:

- ㉒会讲平话吓𪗇? 76 Can you speak the colloquial?  
㉓去花旗国会远吓𪗇? 75 Is it far from here to America?

《撮要》中也有在“𪗇”前不插入“吓”的例子,已经变成了正反问。例如:

- ㉔会晓的𪗇? 44 Do (you) understand or not?  
㉕代计将换做会使用的𪗇? 50 To do the work thus ——will it answer or not?  
㉖者代计会成𪗇? 50 Can the matter be effected?  
㉗会写字𪗇? 81 Can you write?

此外,也有“会、𪗇”在状语位置并列的例子,例如《撮要》第 90 面在“会使用的𪗇?”(可以吗)下面并列了同义形式“会𪗇使用的?”。另外还有:

- ㉘会𪗇来? 44 Will (he) come or not?  
㉙会𪗇俊? 44 Is it excellent or not?

以上土白例句跟今福州话句型的对应关系归纳如下:

	十九世纪福州土白	今福州话
有无问	有 N 吓无	有 N 无    有无 N
	有 V 吓无	有 V 无    有无 V
会𪗇问	会 V 吓𪗇    会 V 𪗇    会𪗇 V	会 V 𪗇    会𪗇 V

根据这个对应关系,我们可作这样的推论:福州话的正反问句是从正反双项选择问句缩减而来的。十九世纪土白时期的“有 N/V 吓无”演变成“有 N/V 无”与“有无 N/V”两种形式;这一变化的先导是助动词“会、𪗇”构成的问句的变化:



## 肆 从《祖堂集》到福州土白

刘勋宁(1998)对《祖堂集》里的反复疑问句作了穷尽式的统计分析,他发现,《祖堂集》中九种反复疑问句(即“正反问句”)的出现频率悬殊:“动不”型 186 次(如:还将得游山杖来不?),“动也无”型 276 次(如:还将得此珠来也无?),其余 7 种共出现 38 次。显而易见,“那个时代的反复问句的主要形式是‘动不’型和‘动也无’型”。

通过对例句的具体分析,可以证明《祖堂集》的这两种主要的问句形式在语法上是等价的。其中一项对比统计特别引起我们注意:“动不”型问句中,动词为“有”的共 38 例(如:径山和尚还有妻不?);“动也无”型问句中,动词为“有”的共 78 例(如:维摩还有祖父也无?)。刘先生指出:“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我们无法认为它们是一个系统里自然长出的两个同义格式。唯一的可能就是语言混杂的结果。”他得出结论:《祖堂集》的作者是操“动也无”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动不”方言的。他还推论,“由于书中所记主要是福建、江西禅宗的历史,‘动也无’句型很可能与这一带的方言有关”。

刘先生没有用具体的方言语料证明这个推断。其实,今天的闽语的反复疑问句似乎也没有真正的“动也无”句型,但刘先生的逻辑推论并没有落空。从《撮要》记录的十九世纪福州土白资料中可以看到,今天福州话的正反问句正是从昨天的“动也无(动吓无)”句型变化来的,只是 20 世纪以来的新变化掩盖了这一真相。《祖堂集》的“动也无”型反复问句与本文所说的福州土白“正反双项选择问句”相当接近,“也无”相当于“吓无”。区别仅在于,《祖堂集》的“动也无”的动词不限于“有”,《撮要》中的“有”已经分化出助动词用法,所以句末的“无”总是与“有”同现。此外,还派生出与助动词“会”合音的形式“媿”。

祖堂集	撮要
有 N 也无	有 N 吓无
V—也无	(有 V—)吓无 (V—代表“有”以外的动词)
	(会 V)吓媿

前文已经证明,《撮要》中同时还保存着从“动不”虚化而成的“叭”问句,也与《祖堂集》相似。福州方言并不以“不”为一般否定词,所以这个只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不”(叭)很有可能是早期从北方的优势方言引入的。而这一优势方言很可能就是敦煌变文的基础方言。

## 伍 句末否定词的重新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前文关于“叭”问句为什么消失的原因了。语言的经济原则终究是要起作用的,只是这个过程可以拉得很长。从禅宗和尚在福建泉州招提寺编《祖堂集》的五代时期起,到十九世纪后期洋教士编写《榕腔初学撮要》、翻译《福州土白新约全书》的这七八百年间,两种差不多的同义语法格式,尽管此消彼长,却一直并存着。20 世纪后“叭”问句才退出交际,《撮要》、《土白新约》以及评话本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用例是其遗留的痕迹。

福州话作为助动词的“有”、“会”可以单独用在肯定句的状语位置,例如(陈泽平 1998):

- ⑩伊有去看电影。  
⑪伊会去看电影。

在疑问语气的语调作用下,正反问句末的“无”[mɔ]读高平调,“媿”[ma]读上升调,可以很方便地“重新分析”为句末语气词。

- ⑫伊有去看电影[mɔ]?  
⑬伊会去看电影[ma]?

陈泽平(2004)对福州话正反问句的重新分析走向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

本文引证一百多年前的福州方言口语资料来说明:十九世纪以来,福州方言的正反双项选择问句逐渐摆脱了选择的标记“吓”,变成正反问句。其中否定词留在句末的一类(“有 N/V 无”、“会 V 煞”)在语用功能上对应于中性的是非问句,并趋向于重新分析为是非问句,终于在 20 世纪前期淘汰了以“叭”为语气词的是非问句。

### 陆 余论

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分析是目前学科前沿课题之一。语言是一个系统,不仅音韵上有历史层次,词汇语法也有历史层次。刘勋宁(1998)考察的就是叠加在《祖堂集》中的两个历史层次的反复问句。虽然他认为造成层次重叠的原因主要是南方和尚引述来自北方的资料,但这不排除一部分南方和尚的口语中同时存在两种反复问句。毕竟 108 位和尚中的 33 位,其语录中都是既有“动不”,又有“动也无”的。本文提供的资料和分析也说明,十九世纪的福州土白中也同时并存这样两种不同历史层次的问句形式。

本文的分析还提示,方言历史层次的线索很可能会被近期的演变所遮盖,应尽可能剥掉近期演变的表层来观察。而传教士留下的十九世纪土白资料是我们研究福州方言近期演变的有利材料,所以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

###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 陈泽平 1998 福州的否定词以及反复疑问句,《方言》第 1 期  
 陈泽平 2004 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中国语文》第 5 期  
 刘勋宁 1998 《现代汉语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刘子瑜 1994 敦煌变文中的选择疑问句式,《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钱乃荣 2003 《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潘悟云 2002 汉语否定词考源,《中国语文》第 4 期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册), (北京)中华书局  
 吴福祥 1996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 (长沙)岳麓书社  
 余光中、植田均 1999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

## The Interrogative “Pá” in Fuzhou Dialect: Its Derivation and Disappearance

Chen Zeping

**Abstract** A yes-no question with the interrogative particle “pá” was found in the books on Fuzhou dialect publ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derivation and explains why it disappear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also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yes-no question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Key words** Fuzhou Dialect, interrogative, evolution